

上博宋元古籍首展向公众免费开放,多部“国宝”级珍品或孤本亮相

以“压箱底”珍藏开启文化自信之旅



上海博物馆古籍展布展现场。



工作人员展开《妙法莲华经》。 均资料图片

据解放日报 5月16日起,上海博物馆“玉楮流芳——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”向公众免费开放。据悉,这是上博举办的第一个古籍专题展,展出馆藏66部宋元古籍,其中约半数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《上海市珍贵古籍名录》,有许多举世罕见的“国宝”级珍品或孤本。

考古、收藏界素有“一页宋版,一两黄金”的说法,足见宋代古籍的珍贵。目前存世宋本古籍数量很少,元本比宋本更少。此次展览展出上海博物馆所藏的66部宋元古籍,是上海博物馆首次将馆藏宋元古籍进行较大范围展出,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直言是“将‘压箱底’的珍藏与观众分享”。

展览分为“翰墨斑斓”“古槧生辉”“宝拓传真”三个部分,对应的正是宋元时期古籍写本、刻本、拓本三种类型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孤本:每图一枝一蕊,配有题诗

走进“翰墨斑斓”板块,一部《妙法

莲华经》在展柜里熠熠生辉。这是此次展览中年代最早的展品,北宋开宝六年(973年),一位名叫杜遇的人用金粉和银粉在瓷青纸上抄写了十本《妙法莲华经》,历经岁月流转,仅有三本保存下来,其中两本被保存在上博,此次展览全部展出。

“手写传抄的文献,一般把宋代以前的叫写本,元代以后的叫抄本。”据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副主任、副研究员陈才介绍,在“翰墨斑斓”板块展出了7部宋代传世写本,其中5部有确切纪年。

刻本则是由雕版印制而成的书籍。在第二板块“古槧生辉”,共展出宋元刻本34部,分为宋本、元本两个单元。“宋本单元展出宋刻本15部,分为内典和外典,内典即佛经,共7部,而外典则是佛经之外的典籍,共8部。”据介绍,元本单元展出的19部古籍分类更多,包括经3部、史5部、子5部、集6部。

《梅花喜神谱》是宋本中颇为特

别的一部“图书”:作者宋伯仁收录了100枝墨梅,是他观察梅花从蓓蕾状态到开出小蕊、大蕊,直至盛放、烂漫等八种形态后的总结归纳。每图一枝一蕊,还配有题诗。据悉,《梅花喜神谱》诞生于南宋景定二年(1261年),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专门记录描绘梅花情态的木刻画谱。这部宋书也是存世孤本,曾是鉴藏专家吴湖帆的“镇宅之宝”之一,他的“梅影书屋”斋号正是来源于此。

这一板块中另一件重磅展品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《王文公文集》。此书在中国境内仅存76卷,上博馆藏72卷,其余四卷曾一直下落不明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则藏有此书70卷。2020年12月,曾有三卷出现在拍卖行,最终以2.6亿元成交,创下宋版书拍卖的最高纪录。上博馆藏72卷《王文公文集》曾是清代内府旧藏,后辗转多位收藏家之手,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中国香港书肆时,

由徐森玉、谢稚柳两位专家委托旅居香港的王南屏将其购回,保存在上海博物馆。

尽管宋代造纸术、印刷术等都有突破,但南宋初期纸张依然短缺,将公文纸张或私人信件“二次利用”刻印诗文蔚然成风,出现了一种古籍的特殊形态——公文纸背文献。此次展览上,该文集还特意选出《王文公文集》的单页背面展示其上记录的公文,可谓最早的“循环利用”。

《淳化阁帖》“最善本”:“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璧”

用纸在石碑、木版上拓印下来的墨本被称为拓本。第三板块“宝拓传真”共展出宋代拓本25部,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非压台亮相的“法帖之祖”《淳化阁帖》“最善本”与“修内司本”莫属。《淳化阁帖》记录了汉朝到唐朝的所有名人书法,以“书圣”王羲之为例,如今传世的多为后人临摹,但此次展出的《淳化阁帖》却能让观众看到其本人的字迹。

2003年,上博成功从美国抢救购回国宝级珍贵文物《淳化阁帖》“最善本”,此版本存四卷,其中三卷为存世仅有的祖刻原石拓本。而“修内司本”为鉴藏家翁万戈旧藏,此次是上博自2004年购入后首次展出。此本也为孤本,是唯一由南宋皇家翻刻的《淳化阁帖》。

陈才回忆,20年前,《淳化阁帖》“最善本”入藏上博时,就在这一展厅展出,引起广泛关注。观众可以看到董其昌等人的题跋、林则徐等人的观款、褚德彝等人的题签,可谓“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璧”。

知识之旅,文化自信之旅,艺术审美之旅

在很多人心目中,上博并不是专门藏书机构,为何会藏有这些国宝?据了解,上海博物馆是首批全国和上海

市古籍重点保护单位,2018年中国博物馆成立博物馆图文典籍与金石拓片专业委员会,上博就是副主任委员单位。其收藏古籍种类齐全,包括甲金文献、简帛文献、写本文献、善本古籍和碑帖拓本五类,其中58部入选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》。“上博古籍数量虽然不多,但质量比较精,也比较有特色,其中不乏稀见本甚至孤本,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性、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。”

“中华文化生生不息、绵延不绝,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文字的记录与典籍的传播。”陈才介绍,这个展览首先是一场知识之旅,可以看到李白、杜甫的诗歌,找到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,还有王羲之、欧阳询、颜真卿的书法。这个展览也是一场文化自信之旅,可以直观感受造纸术、制墨术、印刷术等“中国制造”的强大和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。宋元时期古籍字体、版式、装帧都很考究,一部古籍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,因此这还是一场艺术审美之旅。

记者发现,当参观者靠近展柜时,灯光才会亮起。据褚晓波介绍,此次展柜照明运用了感应式灯光,“把我们书画馆常设展厅的设备引进到临时展览中,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宋元藏品。”

展览的最后,一系列古籍的封面、内页和印章被陈列在墙上,形成一处“打卡点”,观众不仅可以在这里看到《梅花喜神谱》是如何印制成书,还能拿起刻有不同祝福文字的印章自行敲印。“这个展览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,是上博一贯的公益性文化艺术推广。”褚晓波表示,为了配合公众更好地解读这次古籍展览,上博还准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和文创产品,包括导赏、讲座、课程、活动等,覆盖全年龄段观众;国宝《梅花喜神谱》《王文公文集》《淳化阁帖》则成为一系列文创产品的灵感来源。 ■简工博

2023 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围谈:寻找灵感支点,进一步“撬动”都市写作新空间

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城市的描述者

据文汇报 网剧《漫长的季节》里的故事一定发生在东北吗?比起籍贯、方言等地域符号,什么更能维系都市年轻人的身份认同?写城市故事就是城市化?生于斯长于斯的沪上青年作家如何塑造他们眼中的缤纷上海?

面对都市文学的蓬勃发展,2023上海青年作家创作会议试图探寻灵感支点,为期两天的会议以“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都市写作”为主题,孙甘露、潘凯雄、何向阳、杨扬、邵元宝等作家评论家,与30名上海青年作家评论家探讨“中国式现代化与当下都市文学写作”“流动的城市与变迁的家园”“AI时代:未来城市的想象”“代际更替下的青年写作”“青年写作的问题与方法”等议题,促进上海青年作家、批评家之间的交流互动,进一步“撬动”都市写作新空间。

“海岸线”很长,如何找到到自己的登陆点

鳞次栉比的商务楼、缤纷亮丽的LED广告牌、四通八达的车道……摩登都市的流光溢彩之下,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欲念与渴求?它们日积月累,汇成了怎样的一脉脉激流?

“现代都市有很多值得挖掘的地方,是一座文学富矿。”作家滕肖澜打了个比方,上海的“海岸线”非常长,不同风格的作家都可以在各自喜欢的点登陆。最近她正在写新长篇,依然聚

焦当下生活,但以带有玄幻意味的天马行空角度切入。“这或许是我写得最辛苦的一部小说,无论最后是从容登陆还是强行登陆,甚至登不了陆,只能游返回去,都是写作者宝贵的经验。”

“都市中不缺乏形形色色的鲜活个体,从这个角度来看,都市作为人际关系的场域,在体现人性复杂上有着天然优势,难度也最大,对小说写作技艺要求很高。”翻译家、出版人黄显宁认为:有别于古典式写法,都市题材在对时间的速度密度的刻画拿捏上,值得作家探险和发力。

在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任何向阳看来,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全新命题。“它所要求的景观是以往文学不曾出现过的景观,不是茅盾《子夜》中的上海,也不是老舍笔下的北京,不是巴金《寒夜》中的重庆,不是狄更斯笔下的伦敦、雨果笔下的巴黎。那么它是哪里?是什么样貌?经由艺术表达提供怎样不一样的景观,这只能经由我们的书写为自己揭晓答案。”

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教授举例谈到,很长时间里,除夏衍的《上海屋檐下》,上海话剧写上海题材有名的很少。“不是说在这个城市里感受着城市生活,就能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相应表现出来。”在他看来,都市文学的标杆,不能不提茅盾《子夜》,“此后尽管涌现了不少金融小说、各种各样职场小说,但对于城市神韵的把握能否再达到吴荪甫这样的人

物高度,对小说家是极大考验”。

恰如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所说,“上海不是一成不变的,要用海纳百川的眼光、视角去看待、书写它。”对此,作家姚鄂梅深有同感:“如今的上海,早已是融汇中西海纳百川的上海,不同的人写不同的上海,汇集在一起,才是多元丰富的上海。”为了写好以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《我们的朝夕》,她多次走访观察,为写作准备了足够多的生活细节。她坦言,不会放弃另一战场“小城写作”,“毕竟那里是我长大的地方,已经成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。我不觉得小城写作跟都市写作有什么冲突,人在生活中会有迁徙流动,自然也会产生不同的丰富经历。当年叶辛写《孽债》,很大篇幅都是西双版纳,但我们都知道那是一部上海小说,一种独特的上海现象。”

放眼海外,在文学领地里,关于人和人所栖居的空间,现代作家们也作出各具特色的美学探索。作家郭爽举例谈到,乔伊斯在24小时内复活都柏林城;本雅明看穿了都市里游荡着的浪荡子;伍尔夫知道,在大地与天空之间,人需要到灯塔去;在劳伦斯·布洛克笔下,纽约巨兽般庞大的城市空间成为欧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隐喻……“全世界作家们以内身丈量所处的都市空间,以情感、记忆、智性来构筑意识之网,多维并进,直到抵达边界。而家园,虽然仍然是现实生活的依凭,但更多地开始指向隐喻。”

地理空间之外,怎么呈现都市人的精神空间

随着城市化进程急剧推进,“都市”的生活场景、审美意象越来越具备广阔丰富的文学想象空间。近年来,路内《关于告别的一切》、周嘉宁《浪的景观》、林棹《潮汐图》、三三《晚春》、魏思孝《王能好》等上海推出的中青年作家作品,突破了“怀乡挽歌”“现代化批判”和“浮光掠影攀登生活”等窠臼,而是以故事的丰富性、空间的多维性、人物的复杂性等建立起“人与城”的多元互动。

“都市听上去是物理空间,对作家而言更是价值空间、观念空间和心理空间。都市写作表面上是题材概念,是写什么的问题,骨子里更核心的是视野和认识,是怎么写的问题。”在评论家、中国作协小说委员会副主任潘凯雄看来,有些作品以城市、都市文学为题材,很少讴歌田野和乡村,乍一看生活很时尚、语言很俏皮,“但骨子里的价值观依然沿袭旧有乡土的那一套,对都市的价值判断或全球性的现代意识,文本中没有体现,或者很稀薄。”

在评论界观察中,不少都市书写的致命问题,是写得不像。为什么不像?一些打着都市叙事旗号的作品,在真正展示现代都市人精神上仍存在欠缺。身处都市化丛林,人在追求什么?人们试图实现欲望时又面临哪些

羁绊?

当更多都市人转向探求精神上的提升,作家能否写出这种深刻性?科幻作家陈楸帆直言,不少写作仍局限于传统的都市文学框架里,“传统的现代化还停留在器物、技术、制度等一些物质层面的现代化,与此同时,人的意识、观念、关系的现代化远远没有完成。但换个角度看,所有的人、物、城市、虚与实之间的错位,就是文学所能够生长的缝隙。”

翻译家、作家btr谈到,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城市的描述者,有属于自己记忆的支点,比如上海“永不拓宽的马路”进入更多写作者视野,虚构的文学经验反过来也滋养了城市,激发了城市的想象。在《收获》杂志编辑吴越看来,身处“像素模糊”的城市带,对于不少青年人来说,不再是地域、方言、籍贯成为身份纽带,而是流行歌曲、影视剧、综艺、畅销书等大众文化标签,确认着他们新的身份认同。

当更多写作者告别“城的浮光掠影”,深入“人的精神内核”,意味着要努力突破以往乡土经验的限制,突破城乡对立二元结构,跳出都市生活的局限性,成为现代都市的真切体验者和传达者。多位作家达成共识——大都市在快速建设中,本身具有变化莫测的流动性,只有摆脱千篇一律的浮世景象描绘,着力挖掘人与都市的复杂关系,当代都市写作才能日益汇聚成蔚为大观的文坛风景。 ■许哟